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第十七回 □三旦應聘返京師 胡寶玉束裝游廣省

且說寶玉今夜看戲，不過因綏之去後，寂寞無聊，借此為解悶消閒之計，豈料無意之中，見了這□三旦，重又惹動情魔。也是他命中注定，該有這一段孽緣。況□三旦的姿容，天然斌媚，比前姘識之黃月山、楊月樓尤勝數倍。究竟武角粗豪，花旦細軟，毋怪寶玉一見傾心，對著臺上，只是呆呆的出神。旁邊阿金見此形景，曉得寶玉賞識，便有意問道：「這格齣戲裡格丫頭，阿就是□三旦介？」寶玉一心貫注在臺上，並未聽見，及至阿金又問了一遍，方始回轉臉來，說道：「問奴啥格閒話呷？」阿金道：「我問格阿是□三旦嘎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正是。看格個腳色，阿好呢勿好？」阿金湊趣道：「實在真真好，我生仔眼烏珠，頭一轉看見格種標緻面孔，比仔真格女才好。有句俗語說煞勿差，叫『天下只有美男子，無不美婦人』。倪今朝來看戲，也算修勒浪格眼福。但勿知晏歇俚下仔臺，卸仔妝，面孔阿要走板？」寶玉道：「格眼力倒弗推板，不過一句問得惹哉。俚是男呀，停歇卸脫仔妝，憑標緻，總歸有點兩樣格。」阿金道：「巴俚下仔臺走出來，讓倪看看，難末我好放心得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關啥佬？放心勒勿放心介？格說話，撥別人聽見仔，要笑煞格。」阿金聽他假撇清，又道：「我關事，我就看見仔。下埭到間搭，我勿跟來阿好？」寶玉聽了這幾句話，知他已明我意，我也何妨直說，與他商量個計較呢？況從前我同月山、月樓來往，都仗他從中牽線，真是我的心腹之人。今他自己討差，我落得趁勢推船去托他。想定念頭，便道：「奴搭說說末，亦要用紗帽哉。肯替奴出力，奴總曉得勒裡。有格閒話，停歇去仔搭說罷。」阿金點頭會意，也不再問。其時□三旦戲將做完，也見寶玉花容。雖知是妓女模樣，卻不曉得寶玉芳名，徒自暗暗愛慕罷了。及至《遺翠花》演畢，又向著寶玉這個包廂望了一望，方才進去。可見孽緣是命中注定：寶玉看得中□三旦，□三旦也看得中寶玉；雖素未識面，自能生出情來，豈不是前世夙債嗎？不然，看戲的婦女不知多少，怎麼□三旦不愛他人，獨賞識寶玉一個呢？

閒話少敘。再說寶玉見□三旦進場，又換了一齣武戲，便欲與阿金回去。阿金道：「倪阿再等一等勒走？作興俚卸妝下臺來末，倪也好看清爽。」寶玉道：「勿必哉，再等歇要軋格。今朝末出是武戲，鑼鼓末鬧煞，勿見得出來格。倪還是趁早走罷。」阿金答應，便攬著寶玉出了包廂，緩步下樓。此刻毫不擁擠，一逕到門外上車。

回至家中不過□一點鐘，弄些點心吃了，然後寶玉將心事實說，與阿金商議。阿金道：「心急，讓我去打聽著仔俚格住處，難末拿一張名片，我去請俚。好得格名氣大，俚終有點曉得格。據我看上去，無不勿來格道理。如果真真勿來，倪再想法子末哉。」寶玉道：「俚住格場化，哪啻打聽得著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放心，包有打聽處格。請困罷，辰光已經弗早，我也眼睛要做窠，枕頭勒浪寄信哉。」說著，打了一個呵欠。寶玉道：「先去困罷，明朝末起來仔，儘管出去末哉，奴好叫別人伏侍格。」阿金唯唯，自回房去睡了。寶玉也解衣上牀，一人孤孤淒淒，那裡睡得安穩？翻來覆去，直等到曙色透窗，娘姨等進房揩臺、掃地，方才朦朦朧朧的睡熟，領略黑甜鄉滋味。

忽見阿金同著□三旦走到牀前，正欲啟口動問，□三旦已爬上牀來，鑽入被窩，與他並頭而睡。寶玉雖心中歡喜，卻因初次相會，頗有些不好意思。剛在忸怩之際，突聞房外一聲叱咤，進來七八個梢長大漢。為首兩個，好像月山、月樓模樣，口中打著京腔，只說拿他到北京去，伸手將寶玉的被一掀，拖著□三旦就走。寶玉一嚇，要想叫喊「救命」，非但喉嚨噎住，而且身子都不能動一動，猶如壓著大石一般。好容易把手一抬，竭力叫一聲：「阿金！」醒將轉來，卻是一夢，心尚突突的亂跳。急忙將身子坐起，揭開帳子一看，見自鳴鐘將敲□二下了，也不再睡，披衣下牀。自有娘姨等進來伏侍。梳洗已畢，方向娘姨等問道：「阿金哈辰光出去格介？」娘姨道：「老早就出去格，故歇辰光還勿轉，勿知啥事體？」

寶玉也不告訴他們，獨坐在夾廂裡煙榻上，呆呆思想。想起方才這個夢，一喜一驚：喜的是與他雙雙交頸，諒必好事能成；驚的是被人拆散，把他捉去，恐是分離之兆。一時狐疑不決，難定吉凶。既而自己批解道：這是我心記的夢，況在早晨做的，怎麼做得准呢？只要這一來，就不想他了。吃過了中飯，又記念著阿金，為何此刻尚不回來？或者他的住處一時難以尋著，不然，應該就要來回覆了。等到三下鐘，又是心焦，又是氣悶，阿金仍然未來，卻來了四位熟客，一姓馬，一姓白，一姓徐，一姓曹，到這裡打茶圍。那個姓馬的明日要在此擺酒，寫了一張點菜單，交與寶玉。寶玉雖心中有事，只得同他們說說笑笑，勉強周旋了一回。直到敲過了五下鐘，方才去了。

那知客人已去，阿金還未歸家，寶玉更覺坐立不安，昏昏悶悶，就橫在煙榻上略睡片刻。耳邊忽聽得有人叫喚，睜開眼來，見是阿金立在面前，還只道是做夢，糊裡糊塗的問道：「快是真格阿金介？」阿金笑道：「我勿見得是冒充格，是我轉來哉呀！快點醒醒罷，困勒榻浪要受寒格哩。」寶玉聽說，忙把眼睛指了一指，方始清醒，坐起身來，也笑道：「奴真真困昏勒裡哉，還當是剛剛做夢來呀，阿要笑煞！啥弄到故歇辰光勒轉介？害得奴等煞快，心焦得無淘成。到底阿曾打聽著嘎？」阿金道：「我今朝忙仔一日天，證我且得坐一坐，定一定神，吃格一碗茶，難末細細能格告訴撥勒聽。無不哈實梗要緊格！」寶玉道：「急驚風碰著格慢郎中，求賣哈關子哉，奴事後終重重謝阿好？」阿金道：「格末聽仔：我早晨起來，八點鐘就出去，吃仔點點心，馬上到各處去打聽，才回頭我勿曉得。我奔到仔吃飯辰光，碰著仔一個巷浪阿姊，拉我到俚屋裡去，吃仔一頓飯。再到認得格案目搭去，落裡曉得勿勒浪。我本想要轉來，又恐怕說我勿道地，一時弄得我無哪啻。忽然想著仔月山格搭……」阿金講到其間，寶玉搶著說道：「月山搭是去勿得格！到底去呢去介？」阿金道：「著急，聽我說下去。我一走走走到月山搭，細細一想，勿好當面去問俚，只好問俚篤格用人，諒來有點因頭格。難末我走過去碰門。裡向開出來，我認得是月山用人，我就假做式問俚：『唔篤主人阿勒屋裡？』俚說道：『今朝是禮拜，上臺去做日戲哉。』我便問俚：『□三旦住勒啥場化？』俚就指指格邊，說：『也住勒間條弄裡，隔得四家人家。』我細細教認清爽仔，要想走哉，俚倒拉牢仔問我，說：『來看倪主人，阿有啥事體佬？』我只好瞎說兩聲（讀生），說：『我現在勿登勒胡家（讀夾）裡哉。我故歇從城裡出來，路過間搭，格落落望望唔篤主人家呀！既經勿勒屋裡，我也勿進去哉，搭改日會罷。』我就此脫身轉來，走到半路浪，吃力得無淘成，亦碰著仔一個親眷，拖我去吃茶，我借此歇仔一歇，所以轉得晏仔點哉。」寶玉道：「勿撥月山曉得，總算還好。倒是一樣勿湊巧，夾忙頭裡，明朝夜裡有客人擺酒，只好後日去請俚格哉。」阿金道：「請末明朝去請，約束約俚後日阿好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蠻好。諸事才托末哉。」當夜別無書說。

到明日午餐時，寶玉起身，阿金已去請過，歸來回覆說：「□三旦見仔格帖子，一口應承，準定明晚□一點鐘赴約，決不放生格。」寶玉滿心歡喜，撇去愁煩。當日應酬馬姓客人，開筵侑酒，卻不是書中的關節，不須細敘。

單說下一天，寶玉濃妝豔抹，打扮時新，等候□三旦到來，暢敘歡情。惟日間尚是悶悶，只恨初夏晝長，太陽不肯下去，月亮不肯上來，彷彿度日如年。好容易挨至晚上。先命阿金端整了消夜酒菜，以備對酌談心。自己用過夜膳，刻刻向鐘上觀看，曉得□三旦到此，必定在散戲之後，又交代阿金在樓下守候。看看敲過了□一點鐘，寶玉心如火熱，好像熱石頭上螞蟻一般。正在盼望之際，忽聞阿金說話，一路上樓而來。扶梯上有兩人腳步聲音，諒必是心上人來了。起身向房門口探望，果然是阿金引著□三旦上樓，不好意思迎接，將身退縮，讓他二人進房。阿金在前笑喚道：「格心浪人來格哉！」寶玉老著臉，上前相見。彼此覷面，無非各道相思，並言愛慕。在下做到此間，只得粗枝大葉的表過，若細細的描摹起來，一回書也寫不完。但妓女姘識戲子，已屬穢褻不堪；倘再一一敘說，豈不污我這枝筆嗎？其時我有一個朋友，向我駁道：「你既然怕污筆，該把這件事刪去，才是正理呢！」我答道：「那又不能。」寶玉是姘戲子的鼻祖。上海這個風氣，確是他一人作俑開出來的，故克享「九尾狐」的美名。我若曲為隱諱，則前集姘月山、月樓等事也可不載，然胡寶玉的淫賤怎能顯得出呢？如此一想，卻又不能不載。載而勿詳，並非我做書的偷懶，諒看官們也原有的。話休煩冗。

且說此時寶玉與□三旦兩情愛悅，飲酒開懷，挑燈敘話。少停鴛鴦作對，蝴蝶成雙，已遂于飛之願，得聊並蒂之歡。有詩為證：

今宵狐兔喜相逢，共上巫山□二峰。

好夢難長嫌夜短，醒來空自兩情濃。

一宵晚景已過，兩人醒來，不覺日上三竿，鐘敲□下。在枕上喁喁私語，無非是海誓山盟。但□三旦聰明伶俐，頗有深心，雖與寶玉交好，卻有許多話兒不肯明言，因未知寶玉的情義，故僅用些柔媚工夫，試探他平日行為，可稱得寶玉的敵手。此刻見時光不早，要緊起身去了。寶玉猶款款相留，□三旦道：「此間雖屬不妨，究竟耳目眾多，有客人往來的。倘把此事傳揚開去，豈不有關你的聲名嗎？倒不如我晚上早些來罷。」說畢，披著一件馬甲，匆匆就走。寶玉見他已去，深贊他作事細心，遠勝於月山、月樓。然與他們相識，終有一件不能滿意。他們做戲子的，憑你怎樣好，比不得從前郭綏之，由我做主，可以把他們禁錮，同行同坐，同食同眠，日夜陪伴，寸步不離。如今□三旦要去做戲的，沒有這等空閒，只好由他自去。幸而日間易過，或與阿金說笑，或到外邊消遣，故也漸漸的知足了。但有一樣不好，寶玉本性極淫，通宵不倦，比嫁楊四的時候慾念更熾。□三旦雖略通房術，那有不寐的精神？況他要保自己嗓子，不免始勤終惰。且見寶玉縱淫無度，一味呼精吸髓，全不將他人憐惜，可知是假情假義。故交到一月以後，□三旦漸變初心，惟想到寶玉外面的寵待可算得□分優異；銀錢送與我用，衣服做與我穿，又不忍一時斷絕。正當躊躇莫決之際，接得京中一封書信，是那邊戲園舊主人聘他回去，每月包銀情願照前加倍，且言：「某大老想念著你，千萬不可推卻，速速返京，至要至要。」

□三旦看了此信，細細想了一想：「我與寶玉相識，終無了局。倘長久迷戀著他，壞了唱戲的喉嚨，那時進退維谷，如何是好？不若早些割絕為妙。」打定主意，把信藏在身邊，晚上仍到寶玉家來，見了寶玉，裝出滿面愁容，不言不語的坐著，低了頭頻頻拭淚。寶玉見他這副模樣，不知什麼緣故，連忙問道：「日日來蠻快活格，啥落今朝實梗樣式介？告訴撥奴聽聽看。」□三旦也不回答，只歎了一口氣。寶玉不解其意，又問道：「阿是撥別人欺瞞仔呢？還是奴有啥得罪仔呢啥？」□三旦仍然不語，單把頭搖了幾搖，那眼淚已經滾了下來，真真越裝越像。寶玉那裡知曉？取出一塊手帕，與他揩乾了眼淚，說道：「說未勿說，叫奴哪啻猜出得嘎？」□三旦又歎了一口氣，方把京中來信情由細述一遍，又加上些利害緊要的話，是不能不去的意思。寶玉聽至此，分明摘他的心肝，搶他寶貝，怎捨得放他回京？不禁嗚嗚咽咽的哭道：「要用脫奴，奴是要跟牢格哉。也好寫封信，回覆俚篤勿去格？」□三旦道：「咳，那個開戲園的，我可以回覆他不去。只有愛我的幾位大老，何等聲勢，我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他一定差人下來，把我押解到那邊；再不然，下一角關提文書，只說我有什麼差處，那時壞了聲名，還要出盡醜，丟盡臉，依舊與你分離，豈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嗎？至於你要跟我進京，一來路程遙遠，二來礙人耳目，我怎能擔當得起？據我的意見，你捱過一年半載，如果想念我，你再來尋我也不遲。你道好嗎？」寶玉聽他說得有理，且見那封書信，料難挽留，只得含淚復問道：「格末幾時動身介？阿可以多住兩日勒去嘎？」□三旦道：「至遲不過四五天，定要走的。我明晚就不上臺，一逕到這裡來，與你暢敘幾日，以表我兩人的情義。」說罷，歎氣不止。寶玉更是依依難捨，掩面嬌啼。阿金在旁寬解道：「我勸語篤勿實梗，格兩日落得快活快活，況且下埭日腳長勒海來。俚作興到上海，倪末作興到北京，兩家頭仍舊碰頭哉，哭俚作啥呢？還是吃仔半夜餐，早點困罷。」□三旦道：「對嚇對嚇，我們吃些東西，是該睡了。」寶玉聽說，略展愁眉，應酬吃了些些，打發阿金出去，方才上牀同睡，不須細述。

單表這幾天工夫，轉瞬之間已到第四日晚上，明天即是□三旦動身之期，寶玉整備酒筵，與□三旦餞行。□三旦雖係有心要撇開寶玉，然到此地位，見他依依話別，珠淚兩行，未嘗不黯然銷魂。即嫌他貪淫無厭，究竟待我尚厚。動了這個念頭，也不免留戀起來。正所謂：

花正開時分並蒂，藕雖斷後尚連絲。

此時二人雖則分離，緣還未盡，後來尚有一段情節，且慢細表。

用過酒筵，仍然同入駕衾，大有「未到曉鐘猶是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」之慨。無如春風兩度，早已旭日盈窗。歡情才畢，愁緒紛添。又在枕間話別一番，方各起身梳洗。吃過點心，見報時鐘已鳴□一下了，□三旦遂與寶玉告別，無非說再圖後會的話兒。寶玉掩淚相送，語不成聲，直送至樓梯跟首，看那□三旦去了，猶是呆呆的立著。阿金道：「裡向去罷，立勒浪癡哉！」寶玉方轉身進房。幸有阿金與他寬解，攬掇他坐馬車游愚園，出外閒逛。一連幾日，始漸漸的放下。只有到了晚間，終難消釋。雖請幾個替身來陪伴，遠不及□三旦，不過聊以救急罷了。而且□三旦去後，不到三個月，身旁用的阿金也回鄉下去嫁人，又少了一個知心著意的伴當，寶玉更覺悶悶，縱添用了一個大姐，叫做阿珠，也曾做過堂子，出過遠門，是個能幹的熟手，卻終不如阿金的知心，故寶玉也想念著他。再者寶玉本年揮霍太多，開銷愈大，在郭綏之、□三旦兩人身上又費去不少，即生意極佳，也難彌補這虧空，所以到年終結算，寶玉已屬外強中乾。

那天偶與大姐阿珠閒話，因阿珠到過遠外，問問他各處的景致，阿珠道：「我到過歇格末，是天津、漢口、杭州、廣東四搭場化。景致未勿同，才是蠻好白相格。」寶玉道：「別場化且慢講，奴單問廣東格珠江，阿曾去白相過介？」阿珠道：「我說格好白相，就是格搭場化呀！江裡格花船教多得來！」寶玉道：「奴聽見說廣東頂富，到底阿有介事介？」阿珠點點頭，又把廣東如何最富，珠江如何景致，細細講了一回。聽得寶玉津津有味。回想郭綏之也曾講過，定不虛傳，遂觸動了遠遊之念。當日雖未決定，過了幾天，又想起綏之說的話：廣東有兩個富商，叫做詹祖梅、尹選仁，是他的朋友，曉得我的名頭，若然前去，一定來幫場面，就此張揚開去，可卜利收□倍，滿載而歸。想定主見，即與阿珠商議赴粵。阿珠竭力攬掇，擔任各事。寶玉也不猶豫，取過歷本一看，揀定二月□二，是個開日，出行大利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倏忽之間，將至動身吉期，即忙收拾行李、細軟一切東西，裝箱的裝箱，打包的打包，其餘粗笨物件，以及牀、櫥、臺、凳等器具，喚家生店裡來搬去，托他租與別人。又吩咐娘姨、相幫等人，除帶去幾個外，給資遣散，待回申后再行招用。調排停當，買好了輪船票，預定著兩間房艙。專等到□二那一天，吃過午餐之後，寶玉先命帶去的相幫押著行李，然後同大姐、娘姨等輩，一共五人，各坐著人力車，直到太古碼頭下船。正是：

滬濱煙花因削色，珠江風月忽添新。

欲知到粵後情形，請觀下回詳剖。